

体系变革背景下的中俄印 三边合作关系*

——现状、条件及前景

陈东晓 封 帅

【内容提要】 在欧亚空间各国力量分化组合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的发展既迎来更多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国际形势变迁和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需要赋予中俄印三边关系更突出的时代意义，但相对滞后的合作机制还无法满足亚洲安全体系的现实需要。对中俄印三边合作来说，国际体系和地区结构等为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宏观有利要素，但国内政治、社会认知和政策操作等微观层面仍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的干扰。只有充分重视中俄印三边合作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加强在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的战略设计，并充分吸收其他多边合作的成功经验，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三边合作关系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 中俄印三边合作 时代意义 影响因素 战略设计

【作者简介】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6-0001-18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606001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周边跨区域安全架构的理论模型与实现路径”（2016EGJ001）的阶段成果。

作为欧亚大陆国土面积和地区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维护亚洲地区稳定的利益攸关方，在应对亚洲地区安全挑战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调整，亚洲地区也面临着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安全挑战，亚洲安全秩序正酝酿着历史性的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和发展中俄印三边合作，强化三边关系的机制建设，对未来国际体系特别是亚洲安全架构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中俄印三边合作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8 年。此后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三国外长于 2002 年启动了三边会晤机制。在过去 10 多年的时间里，中俄印三边合作始终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三边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实现了从理念到现实的关键性跨越，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对话机制，并且在此框架内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二轨对话。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国际社会许多成功的多边合作机制来说，中俄印三边合作的进展确实颇为缓慢，无论是在三边机制建设还是在具体的三边合作项目上都显得较为谨慎。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次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中，三方一致同意“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建立开放、包容、不可分割、透明的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并于同年内举行首轮中俄印亚太事务磋商。^① 这一共识的达成，不仅为中俄印三方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为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架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在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推进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多方面制约与挑战，能否以亚太安全架构建设为契机，突破发展瓶颈，仍有赖于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缜密的策略规划。^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长第十四次会晤联合公报》，外交部网站，2016 年 4 月 19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356650.Shtml。

^② 在过去十余年中，中国学者始终关注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可参见：马加力：《中俄印三角关系的新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7 期，第 59-62 页；裴远颖：《论中俄印“战略三角”》，载《和平与发展》2005 年第 3 期，第 34-36 页；赵干城：《中俄印战略关系的政策意义与发展前景》，载《南亚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3-7 页；王岬生：《中俄印务实战略合作举足轻重》，载《光明日报》2006 年 7 月 20 日，第 12 版；吴永年：《论 21 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中俄印“战略三角”》，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47-53 页；马加力：《推动中俄印关系深入发展》，载《瞭望》2007 年第 44 期，第 54 页；等等。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在阐述中俄印三边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总结目前三边合作所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对未来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发展空间及其对新的亚洲安全架构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和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战略建议与规划,力求从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上把握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发展的趋势及影响。

一、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的时代意义与基本现状

俄罗斯和印度是我国西部和北部周边地区最为重要的两大邻国,与我国一起构成了当前亚洲陆地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从自然条件来看,中俄印三国领土面积总和接近 3000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过 27 亿,自然和人力资源都相当丰富。从经济状况来看,中俄印三国同属新兴经济体,2015 年中、印、俄 GDP 总量分列世界第 2、8、13 位,总和超过 14 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8%。^①从政治能力上看,三国在各自毗邻区域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中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诸多全球事务上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价值并不足以完全概括中俄印三边合作对亚洲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的推进,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欧亚大陆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难以比拟的。具体来说,其深层次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发掘和传播大国合作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从思想理念层面上看,中俄印三国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的确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而俄罗斯希冀以中央垂直架构为代表的“主权民主”,强调各国拥有对于“自由”“民主”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的权力;^②印度则是以英式民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oo Slow for Too Long*, January 2016,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pdf/text.pdf>.

^② 关于俄罗斯“主权民主”的理念分析,可参见 СергейИванов, *Триад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Известия, 13 июля 2006г. План Путина-словар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а», 2007г. С. 113-114; 张树华:《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论》,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6-31页;庞大鹏:《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9-103页;杨成:《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模式的内在逻辑及发展

主体制为“蓝本”，努力成为非西方发展模式的特例，谋求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典范。然而，在对外战略的选择上，三国都坚持寻求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基础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将会证明，当前世界范围内大国之间能够在“非意识形态”理念的基础上推进战略合作的不断深入。

发展中俄印三边合作并不是构建与其他国家相互对抗或相互牵制的权力平衡工具，也并非依据西方的同盟模式形成的关系机制，而是基于共同战略取向和共同安全利益所建立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三国的合作理念不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导向，而是强调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合作水平不以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为准绳，而是强调相互尊重、互利平等和共同繁荣。合作目标不以短期局部效应为核心，而是立足于长远和全局。因此，这一三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发掘不同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国家间的合作模式，也有利于传播“非意识形态”导向的大国合作新范式，从而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提供全新的理论基础。

第二，有助于塑造“以经促政、以双助多”的地区合作典范，为亚洲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建构树立标杆和榜样。当前，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的发展模式逐渐呈现出深入的政治合作与广泛的经济合作两个轮子齐头并进，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合作深入和以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拓展的基本状态。

从经济层面上看，俄印两国地处欧亚大陆核心经济区域，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中印同为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则拥有作为传统工业强国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三国互为重要的潜在市场和经济合作伙伴。在传统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域的中亚和南亚地区，正是俄罗斯和印度影响力的重要辐射地带，这赋予三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现实价值。中国所具备的基建能力、资金优势和市场地位，与印度的软件工程人力资源、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相结合，或与俄罗斯远东开发、“跨欧亚发展带”等战略构想对接，都可以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的建设

前景》，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18页；等等。

发挥积极作用。^① 2015年5月,中俄双方就“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对接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承诺“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② 2016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再次提出推动与中国、印度等国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Extensive Eurasian Partnership)。^③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条件下,三国的经济合作能够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从政治层面上看,尽管仍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但从改革开放之后,中俄、中印关系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且,随着三国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变动,加上地区战略环境的改善,三组双边关系均已提升至新的高度。印度将俄罗斯视为“可靠的、经过多年检验的国防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④。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被中俄两国视为“两个大国之间构建和谐、建设性、平等信任、互利共赢关系的典范……促进了公正合理的世界多极秩序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民主化”。^⑤ 中印关系发展尽管相对滞后,但也呈现出稳

^① 参见[俄]谢·卢贾宁、谢·萨佐诺夫:《丝绸之路经济带:2015模式》,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7-12页;秦放鸣、冀晓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40页;周密:《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54-56页;等等。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5年5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262143.shtml。

^③ 参见《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俄罗斯总统网,2016年6月17日,<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④ 《印度总理打算将印俄关系提升到新的台阶》,俄罗斯之声,2014年6月19日,http://sputniknews.cn/radiovr.com.cn/news/2014_06_19/273711849/。相关研究还可参见:P. Stobdan,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mmon Perspectives*,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0;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马嫒:《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马加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43-52页;李冠杰:《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4期,第43-66页;等等。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6年6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375315.shtml。其他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价值与成就可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3-10页;邢广程:《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44-55页;等等。

步提高的态势。自莫迪执政后，通过两国领导人互访，“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以此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内容”^①。正是这三组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构筑了亚洲大陆相对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而良好的地区环境又构成了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入的重要保障。这种互动模式的意义已不局限于中俄印三边关系的范畴，“以经济促政治，以双边助多边”的地区合作模式将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合作的典范和榜样，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成长路径。

第三，有助于打造平衡亚太地区海上安全压力的陆上“新支点”，实现由亚洲国家主导亚洲安全事务的历史性跨越。从安全层面上看，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推进将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亚洲地区安全虽总体可控，但矛盾和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其中，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仍高位运行，围绕南海及东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秩序之争虚热不退，包括极端恐怖势力的渗透和活动重趋活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都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在此背景下，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意义就变得更为重要。中俄印三方一旦建构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应对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后可能出现的局势恶化等地区热点问题，而且可以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更加充分的安全公共产品。如能最终形成稳定成熟的地区热点管控机制，就将成为具有协调地区国家潜在矛盾和冲突，集中区域国家战略资源的亚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机制平台，为亚洲安全架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中国的战略位置而言，中俄印三边合作的发展对于中国经营陆上周边、打击三股势力、稳定新疆和整个西部边疆地区局势都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

第四，有助于催生新兴国家建构集体话语体系的内生需求，赋予亚太安全架构更广阔的全球性意义。全球化进程带来越来越多的跨国问题，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发展模式及其话语权已经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重要内容。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和机制建设可以进一步扩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5年5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264174.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193043.shtml。

三国在其他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塑造发出共同声音的集体话语体系。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新兴经济体或重新崛起的大国，三国都承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所带来的系统性压力，面临与守成大国在世界领导力和话语权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提升三边合作的水平和机制构建，可极大改变中俄印三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相对孤立、各自为战的局面，也能够将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中的诸多经验和模式更加顺畅地转化为全球治理模式，从而赋予亚洲安全架构以更深刻的全球性意义。可以说，中俄印三边关系建设对提升中国全球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一组只能提升、不可削弱的特殊关系。

相比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中俄印三边关系的现实发展进程显然相对滞后。虽然在机制建设和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其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俄、中印关系逐渐恢复和改善，中俄印三边关系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98 年，时任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在访问印度时，首先提出了中俄印建立“战略三角”的构想。通过一系列沟通和运筹，2002 年，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拉开了中俄印三边机制建设的序幕。2007 年，中俄印三边外长会晤机制正式升格为年度的正式会晤机制，并且确立了会晤结束后以联合公报的形式介绍会议内容的惯例。截至 2016 年，中俄印三国共举行了 14 次外长级会晤（含非正式会晤），发表联合公报 8 份，实现了三边关系机制化建设的节点目标。^①

除推动三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外，中俄印三国也在一系列重要的多边国际框架中努力尝试拓展三边合作。如图 1 所示，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启动，中俄印三国协调与合作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进程。以此为依托，中俄印三国合作还在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安全机制中发挥了关键的领导性角色。同样，其他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机制如金砖国家合作以及二十国集团（G20）等，也为中俄印三边合作提供了更高和更广泛的国际平台。

^① 关于中俄印三边外长会晤机制的发展进程，可参见新华网相关介绍，2015 年 2 月 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204/c1002-2650639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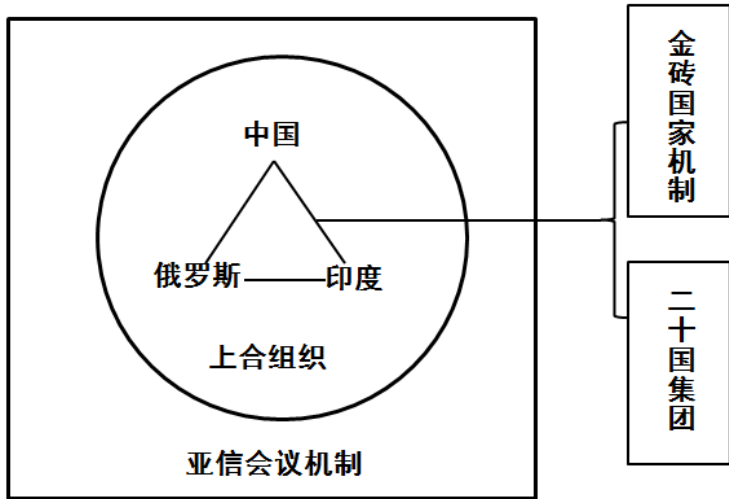


图1 重要多边国际框架中的中俄印三边合作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然而，从整体上看，当前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当前亚洲安全与合作的巨大需求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首先，中俄印三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仍有欠缺，三边合作机制的层次和作用仍然比较有限。迄今为止，三边合作仍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经济和贸易合作基础依旧相对薄弱，社会人文交往也有所欠缺，合作基础尚不牢固。即使在政治领域，中俄印三边也被视为低级别的合作。

其次，三边关系发展存在明显的内部失衡，中印关系是其中的短板，阻碍进一步的机制化进程。与发展迅速的中俄关系和印俄关系相比，中印双边关系明显滞后。领土问题、巴基斯坦问题和西藏问题等始终困扰着中印关系，而印度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猜忌也导致“中国威胁论”等强化中国负面形象的观点在印度很有市场。^①

最后，中俄印三国国内舆论对于三边关系的推进反应仍存在不少消极面，精英层面对三边关系的认知也存在争议。三国公众舆论中都有唱衰三边

^① 参见肖宪：《中印之间应尽快消除“交流赤字”》，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56-57页；张贵洪：《中印关系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载《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40页。

合作的声音，甚至存在批评和反对深化三边合作的意见；三国国内精英层面也有很多相对保守的看法。社会舆论反馈与精英层的认知相互影响，最终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干扰三边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拓展。^①

二、影响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随着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演变，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其中既孕育着新的机遇，也面临困难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结合体系变革的宏观状况，厘清当前影响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为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奠定基础。

（一）有利条件

第一，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和权力转移总体上有利于三边关系的拓展和机制建设。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发展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但从整体趋势上看，国际权力“自西向东”转移的宏观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逆转，具有明显“非西方”特征的新兴大国崛起的总体趋势仍在延续。在这种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非西方”大国，中俄印三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然承担着推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改革的艰巨任务，肩负着为国际治理的理论和路径提供新思路的历史使命。这种状态的存在客观上也使得中俄印三国在国际体系层面长期保有共同利益诉求和类似的战略方向，从而构成对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有利的宏观战略基础。

第二，欧亚地区的权力重组逐渐加速，中俄印的共同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紧迫的国际治理需求。随着奥巴马政府阿富汗战略的调整，欧亚地区的总体战略格局正在酝酿重大变动。一方面，尽管美国迫于阿富汗安全局势，暂缓北约的阿富汗撤军计划，但总体上减少对阿富汗的直接军事投入仍是大势所趋，因此整个中亚、南亚地区的战略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阿富汗地区及

^① 参见尹锡南：《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中印关系新视野》，载《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2期，第20-25页；崔继新：《中俄印三边合作的稳定发展及制约因素》，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4期，第64-70页。

欧亚大陆中部空间将迎来严重的安全治理缺失的风险，且同时面临着极端暴恐活动的威胁。^① 作为中俄印三国共同的周边地区，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对于三国边疆地区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种地区权力格局的重组将在客观上提升三边安全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同时，地区权力格局的重组和美国力量的淡出，既为三国在欧亚大陆中部拓展自身影响力提供宝贵的战略空间，也更需要加强三边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如果中俄印三国能够为该区域提供更多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也将为以欧亚大陆国家为核心的新型亚洲安全架构的构建积累经验和信心。

第三，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利于提升三国合作的意愿。乌克兰危机虽然在《明斯克协议》签署之后逐渐降温，但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冲突及对俄的制裁措施已经成为这场危机的“遗产”，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基本格局。^② 来自西方的压力正迫使俄罗斯将其外交重心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东方，在亚太地区寻求新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空间。2016年6月，中俄两国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宣布将“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③ 在人民党执政之后，莫迪政府为寻求外交上新的突破，在推动“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的同时，也积极巩固与俄罗斯、中国等欧亚大陆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④ 国际形势的变化，

^① 参见 Kenneth Katzman, “Afghanistan: Post-Taliban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0588, September 21, 2012; 马勇、赵芳昀：《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及其国际治理》，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43-48页；等等。

^② 参见 Rober Legvold, “Managing the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4; Dmitri Trenin, “Get Ready World: The U.S. – Russian Rivalry Is Back,” May 28, 2014, <http://Carnegie.ru/2014/05/28/get-readyworld-u.s.-russian-rivalry-is-back/hbvg>; [俄]德米特里·特列宁：《冷战重来：乌克兰危机改写美俄关系》，载《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9期，第93-97页；梁强：《乌克兰危机一年：回顾、反思与展望》，载《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1期，第28-59页；等等。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④ 关于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可参见“India’s Asia-Pacific Policy: 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9,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4/09/09-india/20140909_india_east_aisa_transcript.pdf; Sanjay Kumar, “India: Drawn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Diplomat*, February 27,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2/india-drawn-to-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 马嫒：《当代印度外交》；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62-79页；薛志华：《权力转移与中等大国：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评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6

使得中俄印三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有助于中俄印三国开展三边合作总体意愿的提升。

(二) 不利因素

第一,从政治体系层面上看,三国的内在差异决定了三边关系发展具有显著的“外生驱动型”特征,战略上的相互需求远远超过现实的合作基础,内生性动力的缺失始终制约三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中俄印三国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存在相互排斥的因素;国家经济结构不同,经济相互依存度较低,三国经济缺乏明显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国家发展模式不同,造就了三国对西方理念的认知差异,与西方模式最为接近的印度最易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战略心态与政策选择都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内在的多重差异构成了三边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障碍,内在驱动力不足导致其发展进程往往过多受制于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三边机制的发展呈现出“战略意义优先,实质内容不足”的尴尬局面。

第二,从国家认知层面上看,三国国内对于三边关系发展和机制建设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别,对三边关系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都有所保留,导致机制建设方面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相对不足。多年来,中俄印国内对于推动三边关系的发展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印度国内舆论对于发展三边关系始终较为消极,同时因其外交政策中明显的功利主义特点,一旦美国对其与中俄接近表现出不满和反对态度,很容易从原有立场后退。而俄罗斯仍更多地从传统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三边合作的意义。对俄罗斯来说,三边合作的构建更多地被视为有效平衡与西方关系的杠杆,而非真正可以依赖的对外战略基石。更重要的是,印度和俄罗斯在制定对外战略排序时,仍将发展与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作为外交战略的核心维度。虽然这是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客观结果,但也反映出俄印自身对于发展三边关系有所保留。^① 中俄印三

年第2期,第42-47页;等等。

^① 对于俄罗斯从地缘战略平衡的视角看待中俄关系,波波·罗(Bobo Lo)提出用“便宜轴心”(Axis of Convenience)概念来解读,同时对中俄关系受制于对美关系的相关问题也有深刻分析。参见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Lond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and Chatham House, 2008。对冷战后印度对美关系在其外交

边关系并未构成三国对外战略的关键环节。

第三，从地区结构层面看，亚太地区政治领域现存的诸多结构性因素也将直接影响三边关系的发展。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革，而且也会受到本地区热点安全问题的直接影响。例如，印度的态度会受到巴基斯坦因素的重大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印巴之间存在着复杂且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中巴、俄巴之间却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且在印巴关系发生问题时，巴基斯坦倾向于借重中巴关系制衡印度。^① 因而中俄印三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必然意味着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下降，如何在推进中俄印三边合作的过程中保持中巴关系的平稳健康发展，将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此外，俄罗斯长期以来将中亚地区当作自己特殊的利益空间，对其他大国参与中亚事务非常敏感，一旦中俄印三边合作涉及为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也可能引发俄罗斯的警惕。例如，在面对中国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俄罗斯尽管总体上表示支持，但操作过程中仍然试图将“欧亚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利用上合组织平台开展合作，尽量压缩中国同中亚各国直接开展双边合作的空间，维持自己在中亚地区的特殊影响力。^② 在开展三边合作的过程中，对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这种复杂心态应特别留意。

第四，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三边关系发展和机制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战略互信不足、非政治领域合作基础薄弱等诸多问题。除宏观与中观层面的困难之外，中俄印三边关系在微观操作层面也将面对很多负面因素的制约。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三国从高层到民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防范心理和互信缺乏。由于三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很小，造成三边关系的发展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很难为普通民众带来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利益。三国的文化

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分析，可参见 Jayanta Kumar Ray,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1947-200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① 关于中印关系中巴基斯坦因素的讨论，参见张贵洪：《中印关系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第36-44页；[巴]马苏德·汗：《巴基斯坦对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认知》，载《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27-30页；[巴] Amna Yusaf Khokhar：《巴基斯坦视角下的中印关系》，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38-47页；等等。

^② 参见俄罗斯国防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相关论述，ФЕДОР ЛУКЪЯНОВ, Вот новый поворот, May 13, 2015, <http://rg.ru/2015/05/13/faza.html>。

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和意识形态都存在较大差异，旅游和留学等活动虽然保持稳定增长，但同三国与西方国家的民间交往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相形见绌。^① 三国相互间的文化影响力远远无法抵消西方文化对各国普通民众的冲击。这也成为发展三边关系的社会基础仍然有待加强的主要原因。在缺乏民间互信的情况下，三边合作关系的建设自然只能以谨小慎微、缓步推进的方式前进，这也就导致了机制建设长期停滞于部长级会晤的层面，而且国际形势出现任何波动，三边关系都极易受到影响。

三、以合理的顶层设计推进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

对于身处欧亚大陆变革时代的中俄印三边关系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收益与风险同在。总的来说，正处于“意义重大，时机较好，挑战复杂，任重道远”的发展阶段。在欧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的影响下，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有望迎来新的窗口期。同时，由于很多内生性消极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克服，在地区力量分化组合的大背景下，如果缺少合理的规划与设计，同样存在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风险。

第一，在战略层面上，应以经济务实合作为基础，以新安全观为依托，以推进三方互信，建立包容的、可持续的区域安全架构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的发展计划，给予中俄印三边关系和三边机制合理的战略定位。

推进三边关系发展的首要工作，是赋予三边合作以合理的战略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并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推进中俄印三边关系的最终目标是在构建三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以大陆大国为核心的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亚洲安全合作体系。换言之，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是要为亚洲地区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而非创建一个对抗西方的大陆国家联盟体系。一方面，需要充分

^① 以留学生为例，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而在俄罗斯的留学生人数约为2.8万人，在印度的则仍仅有1500人左右。在其他民间交往方面，类似的情况也非常明显。参见王辉耀、苗绿编著：《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认识到三边合作的战略价值，重视三边合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认识到中俄印三边合作与中美关系发展并非相互排斥和相互取代的关系。三边合作关系不应也不足以构成抗衡西方的战略筹码，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环节。因此，在推动三边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应坚持开放、包容和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以积极发展的理念协调中俄印三边关系与其他重要的双多边关系共同推进。

其次，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需要以新的安全理念作为指导，在当前情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有能力成为支撑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与传统的由大国主导的零和博弈的安全观截然不同。该理念倡导由狭义安全变为广义安全，由绝对安全变为相对安全，由单边安全变为多边安全，由盟国集团安全变为伙伴国家的共同安全观。基于这种新型的合作理念而建构起来的中俄印三边关系才能够承担起未来新型亚太安全架构的责任。^①

最后，新的地区秩序的建构需要中俄印三方以高度的互信精神，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共同推进三方的协同合作。以 2014 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为标志，中俄印三国领导人新一轮代际更替都已完成，三国将迎来一个较长的政治稳定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印三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三边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有节奏地推进三边关系的发展。

从短期来看，在未来一两年，应积极推进中俄印三方的政治、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了解，提升三方互信，为三边关系的发展打下基础。

从中期来看，在五六年时间内，在三方互信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应利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努力提升中俄印三边合作关系的层次，积极推进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建设。

^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亚信上海峰会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xhy_667356/zxxx/t1158070.shtml。关于亚洲新安全观的讨论，参见程国平：《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方向》，载《求是》2014 年第 14 期，第 57-59 页；薛福岐：《从亚信峰会看习近平亚洲安全观》，载《人民论坛》2014 年第 16 期，第 28-30 页；等等。

从长期来看,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形成以新安全观为基础,覆盖整个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安全合作体系,并使其成为欧亚内陆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第二,在操作层面上,应更加重视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中的基础性工作,在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在国家 and 地方两个层面开展务实合作。

在推动中俄印三边合作的过程中,切忌急功近利和自我中心的心态,应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工作入手,加强中俄印三国在多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打造多层次的务实合作平台。以广泛和深入的沟通交流消除在三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误解和偏见,巩固三边关系的社会基础。

在经济领域,应充分借助中俄印三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多领域的经济合作。能源合作是中俄印三方最为契合的合作领域,可尝试通过能源协议、管道建设等方式建立以俄罗斯为能源出口国,印度为能源进口国,中国为能源过境国的三边能源合作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三方可以通过相互投资,参与对方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扩大合作范围。中方应当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与俄罗斯、印度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扩大三方的实质性经济合作。同时,在共同开发的基础上,推动地区投资和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中俄两国可在经济领域积极推进油气、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能源装备等领域的合作,并且积极拓展和深化地方合作,积极运用“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和“长江—伏尔加河”模式,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①而中印两国则可在积极消除双方贸易和投资障碍的同时,将药品、信息技术、旅游、纺织和农产品作为重点推进的经济合作领域。^②除此之外,中俄印三国还在开展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达成共识,并且同意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开发更多服务于三国经济发展的融资项目。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将为中俄印三国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也能够使三方合作惠及三国民众,形成经济领域的广泛互动,有助于提升三国之间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

^② 同上。

战略互信，从根本上推动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和进步。

在安全领域，阿富汗问题和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短期内推进三边合作的重要契机。阿富汗局势的变动导致地区出现新的战略真空风险，也为短期内中俄印三方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三边关系的推进还可以在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三国共同周边的中亚地区目前正面临着恐怖主义、水资源争端、粮食危机等多重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中俄印三国也应积极参与相关风险的管控和热点问题的应对，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打造新兴国家的建设性治理角色，在治理活动中自然促成三边机制的发展。除此之外，作为非西方的有核国家，中俄印三国可以在全球和地区核安全问题上协调相互立场，并主导地区核军控进程。安全领域是中俄印三边合作最重要的环节，建构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架构，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是中俄印三边合作和三边机制建设的主要任务。当然，在三边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应尽可能淡化地缘政治色彩，突出其区域治理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功能，避免为三边关系的建设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干扰。

在人文领域，应积极推动三国科研机构 and 智库间展开广泛的协作研究和交流。通过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增进三方知识精英层面的相互了解，适时推进围绕三边关系和三边机制的学术“二轨会议”，增加三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应努力提高三国高等教育机构间的互换交流活动，通过交换留学生、共享课程、兴办三国联合大学等方式增强青年间的沟通和了解。可考虑组织三国学生暑期环三国的游学互访活动，使青年一代增进相互理解，形成共同的身份认知。应积极鼓励民间机构开展有利于增进中俄印民众相互了解的电影、电视、媒体、出版和其他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积极鼓励三国旅游业的合作，简化签证手续，推动更多的民间交流和入境访问。

在开展多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既需要国家层面的积极推动，又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全由国家层面主导的合作项目，常常会因为地方层面的各种原因无法落到实处，最终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在未来对中俄印三边关系发展的规划中，要利用多种手段鼓励沿边各地区充分发挥本地优势，主动建立对地方有利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尤其在具体的项目创

设和推进过程中,应给予地方充分的权限。力争形成国家层面宏观指导,地区层面务实协作的良性发展局面。

第三,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建设需要充分借鉴其他地区三边合作机制的有益经验,但更需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在实际运作中逐渐形成和突出自身的特色,构筑欧亚空间内独特的大国关系结构。在积极建设三边合作机制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借助其他国际机制平台,从多个层面推动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发展。

中俄印三国同属陆权为主、陆海兼备的世界大国,拥有庞大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建构一个涉及地理空间如此辽阔,涵盖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且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如此明显的三边合作机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对其建设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

因此,在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学习和借鉴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重要的三边合作机制建设的有益经验,更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和提炼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的特色和经验,从而更好地完成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三边关系的重大任务:

一是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建设并非是在寻求建立新型的“三国同盟”,而是要在已有的三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结伴”关系。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俄印三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于与其他大国结盟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警惕。传统意义上的同盟关系不仅会对三国各自的国际战略产生过多约束,而且容易使得这组三边关系被打上“反西方”的标记。因此,以更加宽松且富有深刻内涵的“结伴”关系为基础,务实推进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合理的战略选择。^①

二是坚持既务实又务虚的态度。中俄印三边合作机制的建构过程中,细致的务实合作与创新的理念建设同样重要。既要推进务实合作作为巩固三边关系发展的基础,又要将理念创新作为拓展未来三边合作的新议程和新空

^① 关于中国特殊的“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的性质及特点,可参见苏长和:《结伴不结盟》,载《解放日报》2013年10月15日,第6版;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间的保证。在务实合作方面，应通过经济、安全、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共同项目建设，保证国家和地方各个层面的合作得以切实推进，夯实三方合作的基础。而在理念创新方面，则应充分挖掘中俄印三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发扬三国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要素，建立符合中俄印三国历史文明内涵，并易于被三国民众所接受的创新型合作理念。理念的建设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使命，对内可以反映出三国对于未来合作的内在诉求，决定未来合作的发展方向；对外能够形成完整的话语体系，从而向世界各国阐述中俄印三边合作的性质和积极意义。

三是要充分保证中俄印三国各自的地缘环境舒适度。作为欧亚地区最主要的传统地区大国，中俄印三国都拥有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空间，而且对于特殊影响力空间的维护也被视为本国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因此，在中俄印三边合作推进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各国对于特殊影响力空间的传统诉求，避免触及三国的战略敏感区域，维护三国各自地缘环境的舒适度。进而保证中俄印三国在推进三边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各自外交战略的灵活度和自由空间。

总而言之，中俄印三边关系的推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尽管三边合作机制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但除了继续加强机制建设之外，继续保持三方在国际机制中的广泛合作关系，对于三边合作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中俄印三国应继续加强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 G20 等国际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在不同领域拓展协调合作。在适当时机，可借助其他国际机制的平台，实现中俄印三国领导人的不定期会晤机制，推动三边合作机制的层级提升。此外，在其他国际和地区机制的议题设定过程中，可建立专门的“三方工作小组”，以交换意见和制订方案的形式，协调中俄印三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逐步深化三方的合作层次，推动中俄印三边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收稿日期：2016-09-20]

[修回日期：2016-10-15]

[责任编辑：张 春]